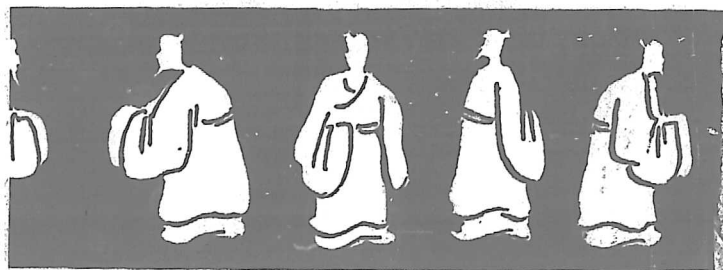


道之本曰與教之子孔





中 山 久 四 郎 博 士

演講大會致詞

開會詞

大使館參事官田代重德

本人代表司會方面謹向諸位致詞，趁此次預祝孔子誕生紀念的機會，爲追懷孔子對於日本文化創造上有很大的功蹟的遺德起見，故有此次演講會的開催，雖在如此炎熱天氣之下，承諸位踴躍光臨，主催者方面是不勝感謝之至。尤其是今天講演的中山博士，特由遙遠的日本到上海來，並辭去各種約會來此演講，本人不得不向中山博士致最大的謝意。

博士是精通南洋史的權威家，想必大家早已熟悉了，趁此機會再把博士的經歷介紹一下，博士係日本明治三十二年，（那年正是中國閩匪的光緒二十五年），卒業於日本帝國大學文科漢文科，並曾留學德國，入柏林大學及慕尼黑大學專門研究東洋史，今在日本東京文理科大學任名譽教授，對於教學很有貢獻。博士著作如林，尤以「東洋史辭典」等書，傳誦翰苑，博士在今日文化教學界之功蹟，早爲世人所週知，無從贅述，現在請中山先生演講，並煩同文書院山口總授翻譯，山口教授百忙之身，竟承擔任翻譯，實不勝感謝之至。謹此致詞。

閉會辭

大使館書記官 廣田洋二

今日拜聆中山博士有益的演說，現在謹代表主催者向博士致謝。同時對於在此長時間中辛苦地擔任翻譯的山口教授，致同樣的謝意。此次得藉此機會使中日兩國人士得共聚於一堂，在今後中日兩國文化結合上，當更加鞏固，殊感快慰。又，對於冒暑暑熱來在聽講的諸君，亦謹致十二萬分的謝意。

「孔子之教與日本之道」

中山久四郎博士

(南)

中山久四郎博士是日本的歷史權威學者，現任日本東京文理科大學教授。對於東方文化有深刻的研究，他於明治三十二年，卒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科中的漢文科後，即赴德，入柏林大學及慕尼黑大學，專攻東洋史，孔子的學說，不用說，在東洋文化史中，是有着極大影響的，所以中山博士對孔子的學術思想特別研究約有心得，特別的感到興趣，這次由日本總領事館之主催在孔子誕辰之便，特請他不遠千里，由日本渡洋到上海演講「孔子之道與日本之教」。並在大上海電台廣播「中日滿三國的文化」。

在這次演講和廣播中，中山博士，發揮了許多關於孔子學術思想上的新理論與觀察，使我們感到對古代文化有最新的估價。當我們東亞民族奮起的今日，高唱建設新東亞之時，提倡孔子有價值的學術思想，對於中日文化之交流，是有其極重大的意義吧。

所以我們把這次有關中山博士到上海來的言行把報章的記載彙集起來，以爲紀念中的紀念——編者

念——編者

『唐詩裏說：「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這是說，平常大家都說夏天太熱不大好，可是據我看，夏天熱是自然熱，不過天很長，可以多做點兒事，所以我還是歡喜夏天的意思。今天這麼熱的天，諸位來的這麼多，想必也是「我愛夏日長」的這種不怕寒暑的精神的表現吧。那麼請諸位耐着熱且聽一聽。今天因爲天也很熱，所以少說閒話，就說本題吧。』

孔夫子的學說發生在中國，後來傳遍東亞各國，而她在各國給各國國民精神上的影響非常之大。

尤其在日木他的影響特別深刻，因為日本人的古來就有「學人之長補我之短」從善如流的君子的風度。所以孔子的學說傳到日木去之後，日木人毫不猶疑的，就把他接受，而不但只接受他，而且又把他同化，做爲日木道德的重要的輔助。因此過了幾百年以後的現在，在日本，孔夫子的學說還是很普遍而又很有勢力的。

近代的日木，有日木國學的四大名家，這四大名家裏頭有一位學者叫平田篤胤先生的。他的日本精神非常堅強非常熱烈。所以他，日本精神太熱烈之餘，對於日本精神不相合的任何一種學說，他都澈底的加以非難。因爲他這麼樣兒，所以對於中國的聖人賢人，他也是毫不客氣的加以批評。但是唯獨對於孔夫子，不但尊敬他的人格而且很佩服他的學說。平田先生常常對人說：「孔夫子是很好的，孔夫子是很好的。」

還有一位學者叫伊藤仁齋先生，他非常贊美孔子的論語，把他稱爲宇宙之間第一的書。

由此可見，日本人是極其欽佩孔子的。所以平常不叫他孔子，而稱他爲孔夫子，這樣表示敬意的。

不過這話還得說回來，雖然孔子的學說是在日本成爲日本道德的重要的輔助，但是，若詳細的研究起來，自然也有和日本道德不相合的地方兒。這是因爲國家不同，國體國風也隨之而異，這總是免不了的。可是大體上說起來，可以說是大同小異了。

以下要說日本的道德與孔子的學說互相符合的地方兒。由這些精神上的共同點，我們就不難推論中日兩國在精神上的提攜是很容易的。而這精神上的共同點是做什麼爲基礎呢？這就是孔子的學說，可見孔子的學說，在中日兩國精神的提攜上很有偉大的力量。

原來，在日本的道德裏頭，最重要的是君臣之間的大義。其次是俗語所說的：「忠臣不事二主」的

道德，第三是尚武的精神，這個尚武的精神，在日本人的心裏頭，非常深刻，而且非常堅強，成爲一個日本道德的基本的要素。

我在這兒，就着頭裏所說的這些義忠武的三個基本道德，日本的道德和孔夫子的學說要互相比較研究。

先說關於尚武的精神吧。

在日本，自古以來就有尊重武勇精神，這是現在人所共知的，不必再爲贅詞了。

那麼孔夫子對於武的看法怎麼樣呢？祭孔子的廟叫做「文廟」。那麼像孔子是重文輕武似的。其實這種看法是未免得太淺薄了，孔夫子本來是文武並重的。他常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在孔夫子的文武並重的這個信念是非常深刻，所以他不但口說，而且還實行他這個信念哪。孔子的學說裏頭，智仁勇稱爲三德。可知，孔夫子是把武勇的道德，與仁智相提並論的。論語裏頭也說：「見義不爲無勇也」。他這樣極力提倡武勇的實行。

在日本有一個很有名的忠臣，叫做兒島高德的，他常常引用孔夫子的「見義不爲無勇也」。這句話來鼓勵他的將士們，作報國盡忠的事業。

這個事情在日本的歷史上是很有名的。

孔夫子的門人子貢，問孔子治國之道的時候兒，孔夫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見孔夫子以爲治國，除食與道之外，兵備是不可缺少的。

孔夫子還說過：「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那麼孔夫子對於打仗也是很有把握的了。

孔夫子又有時候兒說過：「善人教民三年，亦可以卽戎矣。」這句話也是提倡兵備的重要的。除了孔夫子以外，他的孫子，以及門弟子之中，也有很多尊重武勇，而以此顯名於世的。

比如，孔子的第一個弟子是顏回，第二可以說是曾子，這位曾子說：「戰陣無勇，非孝也。」這種武勇的看法，是與日本人的武勇的觀念很相近。

曾子是以孝經顯於世，可是，他不但至孝，而且他還有這種日本人似的武勇的精神哪。

其次，得說子路了。但是子路的武勇是太有名，在這兒不必多說了。

還有子張，也是說：「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這句話是，國家一旦有了危難，就犧牲一身不顧生命的意思。

冉有也是善於打仗的，可是他說，他打仗的法子是跟孔夫子學來的。

孔夫子之孫子思，在衛國的時候兒，別的國家來攻擊衛國。當時有人勸他及早逃難，子思說：若是我跑了，還有誰來保護衛國呢。這樣，他居然爲國赴難了。

像這樣的例子，此外還有很多，孔夫子也說：「志士仁人，無求仁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可見孔夫子是有了，只要能够成就仁，這種博愛的人道，那麼就是殺一身也不辭的勇氣的。

生在孔子之後，而非常崇拜孔子的孟子，也說過：「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又說：「勇士不忘喪其元。」可見，他也是很有武勇的信念，而又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勇氣的。

總而言之，孔夫子是並不是文弱的，反而却是很有武勇之風的。這一點是和日本精神之中的尚武的精神很想類似。

關於武勇的精神我已經說過了，那麼這就就着君臣之間的大義，日本道德與孔子的學說之間有怎樣兒的異同，我們還得比較檢討。

孔夫子的學說裏頭，君臣之間的道德是算爲五大倫之一。而這五大倫裏頭，君臣之義與跟父子之親又是最爲重要的。

孔夫子的學說在論語裏頭發揮的最明顯。

在這論語裏上頭說：「臣事君以忠」，這句話，言簡而意賅，說的雖然極其簡單，然而把忠君的意義說的非常透澈而嚴重。

所以這一點已經不用再事追求似的。但是這裏有一個疑問。

孔子不但臣事他生地的魯國的君主之外；還臣事過衛國，齊國，以及楚國等幾個國家的君主，這看起來，孔子好像不但不合於「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反而倒一身會臣數君似的。

那麼，這種事情，在「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上看起來，豈不是不能容許的嗎！當然，這種事情就是在平常人做出來也是不免得受不臣之責與輕躁之譏的。

那麼對於孔夫子又可以當別論嗎？

那就不用說，就是平常人也不能輕恕，何況是萬世之表的聖人孔夫子呢！自然更應該大加責難的。話雖然這麼說，可是平心靜氣仔細研究起來，就可以明白，這種非難的不當了。

仔細考證事體的真相，就可以看得出來，孔夫子也是有奉戴一君的忠心了。這是怎麼見得呢？

論語裏說：「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其爲東周乎。」

這幾句話是說：有人聘請我，一定不是無緣無故的聘請的，想來一定有相當的理由。那麼如果有用我的，我一定要在那兒，爲着東周的天子效勞的意思。

換句話說，孔夫子的真意，是把當時的魯衛齊楚等等這幾個國家，聯合起來，叫他們奉戴唯一的天子。而爲周朝發揚文化，振興道德的。

所以論語裏頭有這麼一句話：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這是說齊不如魯，魯不如很有道德的周朝的盛世。孔子是希望要恢復這個很有道德的周朝的盛世的。

我今天這麼屢次引用古典的句子，這都是爲着證明我所說的有根據。所以，諸位聽着也許覺得絮煩，不過還得清耐着煩兒聽下去才好。

本來孔夫子的學說是不喜歡易姓革命的，孔夫子的學說的一大經典，易經，這部書，也是述說天子一系，與父子相繼的道德的。

這是貴國的學者裏頭也有很多這麼說的，不過日本的學者裏頭也是有這麼看的。此如，日本有一位學者叫做「根本通明」先生，他在明治年間做了一部書。這部書的名字叫做「周易辨正」。他在這部「周易辨正」裏頭極力闡明易經的真義的所在。他說，易經是提倡天子一系父子相繼的精神的。

但是，論語裏頭，有這麼一段。

子張問孔夫子說：「可以知道十世以後的事情嗎？」

孔夫子對他說：「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也。」

這個意思是，一代是把前一代的文化，稍加改變而興起新的文化的，所以換了一個朝代之後是不好推測，可是只要是接受同一文化的同一朝代裏頭，那麼就是過了一百世之後還可以猜得到的。

這個問答之中的十世百世的世字，有的人誤解爲，革命一次爲一世。若照這麼說起來，那麼十世百世就是革命十次，一百次的意思。

所以他們說孔子是容許革命的。

其實這是很大的誤解，世字的正當的解釋是「在同一的朝代裏頭，父子相繼爲一世」，如果若是

革命換了朝代，那就不叫一世，叫做一代了。

我們看中國的歷史，把各朝代稱爲一代的例子很多。比如，上古的夏商周稱爲三代，唐宋之間稱爲五代。五代的歷史叫做五代史等等。

反過來，就世字來說。世字是同一朝代裏頭的父子相繼爲一世。世字的這種用法也很多。比如，世襲，（這是把同一的職業，父子相授的意思。）世交，（是自從祖先以來歷世皆有深交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詩書傳於世」（這是說輩輩都是書香門弟的意思。）

世業，（是父子相授的家業）

世醫，（也是每輩都以醫爲業的意思。）

這麼看起來，那個問答之中的，「雖百世亦可知也」的百世，並不是革命一百回，換句話說是，換了一百個朝代之後的意思，而是，在同一朝代之中過了一百世以後的意思。

況且孔夫子說「其或繼周者」，而不說「其或代周者」，

這明顯的表現出來，孔夫子是希望周朝的天下萬世不替的。

百世可以說是數千年，可見孔子是希望周朝的天下以後還要繼續到幾千年之後的。

幾千年，這個年月是非常長久，所以幾千年，就是代表永久無窮的意思。

周朝在孔子以前，大約已經經過五百年，而孔子是還要叫他繼續萬萬年之後。那麼可見孔子周游列國的本意，是，希望使這些魯衛齊楚等等的國家，都一齊來奉戴一個周朝的天子的意思。

在我們的道德裏頭，君臣的關係是人倫之中最重要的。而孔子所懷有的君臣的大義，也是跟我們日本人一樣，都是奉戴一君，而使他萬世不替的。

雖然在中國，孔子的這個理想是沒能實現。可是雖然沒有現實，孔子所懷有的理想是和日本的道

德同流一軌是決計沒有錯兒的。

論語裏還有這麼一句，「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這想必是他要坐木筏而到日本去的意思。

總而言之，孔夫子的學說是除了頭裏證明的尚武的精神之外，在尊重君臣的大義與重視「忠臣不事二主」的這兩大德目上，也是和日本的道德同出一軌的。

我們兩國既然有這種精神上的共同點，那麼中日兩國，在精神上的提攜，可以說，一定是很容易的。貴國現在雖然不是君主國，可是君臣的大義，並不是沒有的。

新近，華北的新民會，把他的中心精神改革一新，這個新的精神已經發表在報紙上了。看他所發表的宗旨，有六大綱領。

新民會是想要用此六個大綱領，來統一國民理想的。

這個六大綱領裏頭的第一是提倡「忠於國家」的道德。

新民會的「忠」的對象是當然和君主國稍有不同。但是他的根本精神還是出於東亞傳統的精神的。我看這種理想的提倡是很可慶幸的。

最末，我還要附帶說幾句話：

此地上海，自然不用說是，東亞的一大商業中心地。

那麼，諸位對於商業與孔夫子的學說，多多少少總有點關心吧。

所以我在這兒要簡單的說明，孔夫子對於商業或富庶有怎麼樣兒的意見。

孔夫子當然重視道德，輕視利慾。所以說：「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不過那是專就不義之富貴而說，那麼合於義的富貴，孔夫子也是並不輕視的。

所以他說：「邦有道，貧且賤，恥也。」這是說：有道德的國家裏頭，只要自己的行為合於道德，一定可以成功的，那麼在這樣的國家裏頭的富貴是很好的事情，而貧賤是，不能够以清貧自傲的。

還有大學那部書裏有：「生財有大道」等句子，可見，儒教的經典之中也有關於經濟的論說。

還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孔夫子的門下的子貢，居然有經商貨殖的天才。他做投機，「億則屢中」。自然也有時候兒是失敗，可是成功的時候兒總是居多。所以變成爲富貴了。

史記的貨殖列傳是，記載經商致富的成功者，子貢也是這裏頭的一個人。

孔夫子的弟子變成富翁，好像是非常奇怪似的。可是，這個事實可以證明儒教跟經商貨殖並不矛盾。

因此，中國商家的對聯裏頭常常看得到「億則屢中」或者「生財有大道」等等，或者引用儒家弟子的典故，或者引用大學上的句子的。

由此可見他們是想要，按照孔夫子的學說來經營商業的。

總而言之，正當的富貴，孔夫子也是很贊同的。他所鄙視的就是不義之富。雖然他寧可清貧，不願濁富。不過若是清富那當然孔夫子也是很贊成的。

換句話說：孔夫子所希望的是，論語跟算盤共立並行的商業。

做這種商業的最好的例子是，日本近世的一大富翁，名字叫鹽澤菜一子爵。

他是拿道德的精神，尤其拿孔夫子的學說的精神來經營商業，創辦銀行，而成功的。

日本的道德跟孔夫子的學說的關係，我已經大概的說明了，我說的雖然不十分詳細，可是諸位都是聞一知十的人，不必再費唇舌吧。

那麼我就是要說今天的結論了。

我以為兩個國家的提攜，自然要種種的要因，可是這些要因大約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橫的要因，一種是縱的要因。

所謂橫的要因就是，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等的關係。縱的要因是，歷史性的，傳統的文化的關係。

兩個國家想要提攜，總得要這種要因的圓滿的結合，才可以成功的。

我看現在中日兩國除了橫的要因可以有圓滿提攜的希望而外，豎的要因也是因爲雙方自古以來都以孔夫子的學說爲道德的基本的關係，很有提攜的可能性。

這麼看起來，中日兩國做好朋友是極其自然，而做仇敵是很不自然的事情。所以我想要提倡孔夫子的學說來，從豎的方面促進中日精神上的提攜。

善隣長計在斯道，這就是我今天想要送給諸位的結語。

中日滿三國的文化

中山久四郎

——九月十三日在大上海電台廣播——

今天我講演的題目裏有「三國」兩個字。若說起這三國兩個字的歷史來，在日本，很早的時候兒把日本、唐、天竺叫做三國，所謂唐就是中國，天竺就是印度。那個時代，大家以爲天下只有這日本、中國、印度三個國家。不過，現在，國際關係越來越加複雜，因此三國兩個字的意義，也隨着國際關係間複雜起來。有的時候，把日、德、義叫做三國，也有的時候，把日本、安南、泰國叫做三國。但是，若說大東亞共榮圈內的三國，那就是指着日、華、滿，日本、中國、滿洲國而說的。那麼，若說這日、華、滿三國共有的文化是什麼？我想最重要的還是孔教。但是，如果想要就着整個兒孔教加以說明，那在這個短短的時間裏頭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我專就孔教與青年以及婦女的關係，貢獻一點兒管見，作爲諸位參考。

我們首先要知道，將來國家的柱石，就是現在的青年，那麼，青年對於國家的意義是非常重而且大的。

孔教，有人往往誤解爲：他是偏平保守，偏向老頭兒，對於青年，雖然不至於輕視，然而並不重視他們的；但是，這種看法簡直不知道孔教的真相。孔夫子是理解青年尊重青年的。他曾經明明白白的說過，青年是隱藏着一種將來能做大事業的能力的。論語裏頭有一句：「後生可畏」的話，這就是孔夫子有多麼理解青年的一個明證。

那麼，對於「後生可畏」這句話，我現在加以簡單的解釋吧！

所謂後生，就是對先生而說，生於先生之後的就是後生，換句話說，就是青年與少年的意思，青年與少年，在現在雖然沒有成熟，沒有成就，但是他們只要用功，只要努力，將來一定能够成爲偉大的人物哪！青年與少年是這種潛在的力量。既然，將來無論是大政治家，大將軍，大提督，大學者，大實業家，大發明家，以及聖人君子等等，全是出於現在的青年少年裏頭。那麼，所謂後生，就是青年與少年，是又可怕而又可敬的。孔夫子所說的「後生可畏」，這句話是含有這種意義的。那麼，「後生可畏」雖然僅僅是四個字，但是，這僅僅的四個字裏頭，把青年少年的重要性，說的極其中肯完備。我想，這種話是不問今古，就是尋遍整個世界，也是很難找到的。

我現在舉一個很有趣味的例子來給諸位聽：我曾經看見過一本書，這本書是把孔夫子的主要門人年齡，一一記下來的，據這本書的記載看起來，孔夫子的門人，多半的青年與少年，他們的年齡和孔夫子比較起來，竟有小着四五十歲，簡直像他的孫子似的也在不少，這就是證明孔夫子並不討厭幫青年的忙，反而倒非常喜歡接近他們，教訓他們的。

孔夫子在六歲左右的時候兒，曾經周遊列國，當然，跟隨他去的人裏頭，竟有十五六歲的少年，如果孔夫子討厭青年與少年的話，那麼，一定不會帶着十五六歲的少年去旅行的。據我想，因爲他很喜歡青年少年，所以才有這種事情哪！

還有一層，品行不端的少年，普通人是最好討厭的，可是孔夫子反而倒親自去薰陶他們，教訓他們了。

總而言之，孔夫子深深的理解青年與少年，對於年輕的人抱着莫大的希望哪。因爲他以爲只要是繼續不斷去努力，青年與少年，一個個將來都有做偉大事業的能力。

現在我再來談談，孔夫子對於婦女的想法如何？

論語裏頭關於女人的記載，非常之少，所以孔夫子的女子觀，是不大容易揣測的。這個關於女人很少言及的原因，據我着，是那個時候兒，孔夫子專心思索着，平天下治國家的政治問題，青年少年等的教育問題，以及人倫道德等種種的問題。並且，他不但竟在腦子裏思索，而在行動上也是實行他的理論。因為他這麼，在思索方面，在行動方面，傾向努力於社會改良之餘，在家庭生活中的天倫之樂。好像是沒有多大閒暇去享受似的。這恐怕就是孔夫子很少談到家庭婦女這一類事情的原因吧！

偶爾談到婦女，他就說「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把女子看的非常卑賤而又無德，等於小人一般，並且還說，這種人是不好養活的。

聽說，因女客們裏頭，有些人認爲這是過於侮辱女性。甚至柳眉倒豎，怒發獅吼的也不在少數。其實，仔細一想，這種不滿未免得有些失之過當。因爲這都是出於誤解原文的真義。

我們要知道，這裏所謂「女子」，並不是一般婦女，是家裏使喚的婢女，女僕的意思。而小人就是男僕，所以，「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這句話的真意，是「女傭男僕這種人是最難駕馭的意思。這是把一家主婦的苦處，孔夫子替他們來直率發表的，並不是把一般婦女和小人同樣看待的。

這麼看起來，孔夫子豈不是毫無輕視女人的念頭嗎？

那麼，我們再進一步研究，孔夫子有重視女人的思想沒有，關於這個問題，我再來略微的說明吧。詩經，大家都知道，是一部孔夫子所修纂的重要經典。他的頭一篇叫做「周南」，是把關於周朝祖先的敘事詩彙集而成的。這篇周南，共分十一篇，而其中竟有八篇，都是讚美古時候的皇后王妃等等的婦人之德，敘述他們婦人的內助之功的詩。這裏頭歌頌他們婦人的功德說，他們雖然身居深閨，不能出頭露面，但是在背後對於皇帝所盡的功勞，有些地方兒就是男人都比不上。這豈不是孔夫子很

深的認識婦女的力量的明證嗎。

詩經裏，還有「女士」這句話。這是指着學問道德，都比士人毫無遜色的女人而說的。那麼，這不也是承認婦女的能力如何偉大的一個例子嗎？

孔夫子的令孫，子思的那部「中庸」裏頭，也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的話。這是一夫一婦，一男一女之道，若能把他正當的發揚起來，發揚到了極點，就能够比得上天地之大的意思。這也是承認一女之力的重要性，並不亞於一男之力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女人既然有這樣偉大的力量，那麼，我們應該尊重女性了。

這麼看起來，孔教並不輕視女人，並不重男輕女。他把女人的力量以及女人的地位，認識的非常透澈。假若有人以為孔教是重男輕女的學說，那才是極大的錯誤哪！

孔教裏頭，還有所謂「一陰一陽謂之道」的話。這就是說，女人特有的靜的力量，所謂「陰」。與男人特有的動的力量，所謂「陽」。這陰與陽兩種力量互相結合起來，「道」才能成立的意思。這也是承認所謂「陰」的重要性，換句話說，就是承認女人的重要性。

關於孔教，無論是政治論，經濟論，教育論，修身道德等事，以及人生社會等的論說，我想了日、華、滿三國的人士，向來全有研究，都日常親身去實行。但是，對於孔夫子觀或者女子觀，大家似乎認為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而不大加以注意。其實，這並不是個小問題。

青年是非常重要的，承繼下一個時代，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求他來擔負的就是青年。女人不但佔人類的一半，並且他們的力量，雖然是靜，然而也是非常偉大的。

世上把孔教看做輕視青年，卑視女人的學說的，往往也有。但是這種看法，是大錯而特錯。孔夫子因為對於青年的潛在的力量，有着很深的理解，所以才說出「後生可畏」的話來的。

那麼，孔夫子畏敬青年，是畏敬青年的什麼地方呢？他所畏敬的就是青年的「富於春秋」這一點。的確，富於春秋是青年最大的特徵，無論怎樣偉大的人物，假若他是個年邁力衰的光頭兒，他的前途是有限了，決計不能富於春秋。富於春秋，這是青年的特權，所以青年，只要不屈不撓的去努力，他們的前途是洋洋遠大，不可限量的。

孔夫子因爲很深的認識青年的「富於春秋」，這一大特點，所以才拿「後生可畏」的話來尊敬青年的。

「後生可畏」，雖然僅僅是四個字，但是，他把孔教的青年觀表現的既完備而又透澈，誠然是一句盡善盡美，金石良言了。

各位青年，諸君千萬可別忘記，孔夫子是非常理解諸君的聖人哪！

各位女士，請諸位時時刻刻記憶着，孔夫子是很深的理解諸位，很深的理解諸位嫻靜而且偉大的力量哪。

我剛才所說的話，並不是專對中國的青年以及婦女而說的，是對於日滿華三國的各位青年和各位女士們，抱着同樣的希望啊。

三國的各位青年與各位女士，咱們以孔教爲中心思想，大家來做一個精神上的大團結，好不好呢？

三國的政治經濟的合作，以及軍事的提攜，固然都是很重要的問題，但是，同時，把我們三國的女士打成一片，做一個精神上的大團結，大家同心協力，向全世界去發展，豈不也是一件極其重要的問題嗎？

我深信，如果做到我們三國，在精神上的結合，那麼，孔教是非常的一個媒介。所以我要提倡孔教，來爲大東亞共榮圈的發展盡力。並且我又深信，提倡孔教，在保持東亞傳統的道義上，也有莫大之功的。

中山博士在上海

中山博士此次來滬演講「孔子之教與日本之道」，因事關中日文化之研究，故各界莫不重視，而各報章關於中山博士在滬時之言論及活動情形，記載尤多，特彙錄於此，以誌其空前盛況焉。

一

聽說日本漢學專家中山博士，將於本日下午二時半由東京不遠千里而來，乘孔子誕辰的機會到中國來講學，這是一個多麼值得國內文化界興奮的事啊，中日兩國在精神上原已連繫了千百年，現在中山博士以將近古稀之年遠途跋涉來喚回中日兩國精神上的原系，他的工作又是何等的偉大！

抵滬時的情景

剛過二點鐘，記者懷着滿腔熱忱，到匯山碼頭去迎迓這位熱誠的老博士，靜靜的匯山路，秋陽雖然從雲絮裏透出燦爛的光輝，顯見得慈和了許多，可是轉眼見雲兒飛開，直射到脊背上來，着實威風依舊有點兒難受，車抵匯山碼頭，那廣闊的碼頭上早已靜悄悄地挨滿了接客者。江水閃爍，秋陽燦照，一隻銀輝色的大郵船斜貫浦江，伴同記者同去的福間先生指着它向記者說：

中山博士在上海

「中山博士就在那隻船上，看吧，這隻大船在浦江裏調頭確是相當困難的。」

歡迎者都伸長脖子朝着大船盼望，每個人在眷念着他的舟中人。慢慢地輪船向後移動着，嚇得停在碼頭邊的木船紛紛退避，來候客的人們方始舒了口輕鬆的氣，漸漸地船上的人影，由模糊而清晰了。船上的人也似乎認得清碼頭上的親友至好，大家興奮地揮着手帕，帽子，碼頭上的小工們也開始了擾動，記者只是暗自思維，中山博士許是在憑欄眺望呢！終於船靠近了岸，上面的笑語也可以清楚地聽得見，福間先生說讓我先上去看看吧。」

先由歡迎旅客的人們，依次進去，然後船裏的人再依次出來，隔了許時，福間先生才匆匆地陪伴中山博士下了船。博士是一位高年慈祥的老學者，稀稀地頭髮大半已經蒼白了，雖然那麼大的年紀着了挺括的草綠色的國民服，精神倒顯見得很健旺的樣子。記者上前寒暄了一番後，便與中山博士約定五時半再在百老匯大廈會見。

接見各報記者團

下午五時半，在高聳於蘇州河畔之百老匯大廈樓下華麗之會客室中，夕陽斜映在修長的紗窗上，各報組成的記者團，圍坐成圓形，在碼頭上被歡迎來的老學者中山博士，再度在我們集團中出現，而大使



• 貼招布上路京南 •

館的廣田情報部長也光臨了這個座談會，領事館的福間君和擔任翻譯的郭君更是忙碌着。中山博士在微笑中發表談話說：「四書中孔子有句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諸君歡迎鄙人之盛意中有此感覺，而我與諸君相晤於一室，自然更有這種感覺。中日兩國，曾稱爲日華，或稱爲和漢，名稱雖異，但關係却一向都極親密，誠如古訓所示的，應成爲親如手足的鄰善之邦也。但日本有句俗語云，越是親密的兄弟，越容易發生衝突吵鬧，可是兄弟究竟是兄弟，吵鬧不久，又必然容易和好如初的。今日的中日兩國關係，正不啻若是，而且這種關係，很像潮水一般的清朗呢。記得以前還有句成語說，夏日之炎熱固可畏，然夏日之永晝亦可愛，余來貴地之感覺，亦正爲不畏夏日之熱，而愛夏日之悠長永晝而來也。至言中日親善之道，原有種種方面可以增進，如經濟政治等等，但更爲重要者，却是文化精神上的親善。這次日本總領事館乘隆重舉行偉大孔子誕辰之時，邀我這才疎學淺之人來講學，也正



中山博士在上海

· 演 講 會 招 貼 ·

是寓意於文化親善吧，鄙人自愧才疎學淺，然而不敢固辭者，也爲了想和諸君一樣努力爲文化精神工作而已。我們知道上海是中國工商業的中心重鎮，但是它仍是與孔子有深切關係的，孔子弟子中，子貢不是以富有經商天才而知名嗎？即以史記中的貨殖列傳來說吧，也贊成正當營利者，但不是正當營利的圖利，自然是罪惡的，這些都可以知道儒教並非不重經濟，而視工商爲末道也。大學中云：『生財有道』皆爲重視經濟之明證，即在今日的經濟學中，也有許多原理和孔子

的遺教相吻合呢。據此原理，成爲工商業及經濟中心的上海，自然更居重要位置了。再者我還有兩個字想提出來說一說的，便是「冷遇」二字，「冷遇」是受人冷淡，是誰都不願意的，但是在極熱天氣下，誰都希望有一顆包含着熾熱情感的「冷遇」。他學者風度的談諧，使大家不禁哄堂大笑起來。」

鞏固中日文化關係

最後他說，「我本還有許多話，但是留在廿七日再說吧，何況古句也戒多言，我就少說點吧，但我有個極強的信念，便是決以孔子之道，來增強鞏固中日兩國文化精神之親密關係。」最後他又說，「他現在戎裝軍服，身任滿洲國的教官，看來是一個糾糾武夫，不像一個研究文學者吧，然而在尙武精神，更須具有文化教育精神呵。」他說完之後，記者開始問了他許多關係日本對孔子之道研究的情形，同時問他關於孔子誕辰爲什麼更改在九月廿八日，日本及滿洲國方面情形怎樣？據福間先生說，這是由精密的考據推算而來的結果，中山先生說日本對孔子誕辰原與中國相同，但在四月初要舉行一個孔子祭，以追思孔子精神，爲什麼定在四月舉行，不過爲了那時天氣佳和，宜於舉行節會吧了。他說，在日本精神中，有許多是受中國孔子哲學影響的。此後其他記者還問了中山博士許多問題和來上海的感覺，他都很圓滿的回答了。他並說他來上海已多次，以他今日六十八歲之高壽，重遊他幼年來過的上海，誠有不勝今昔之感呢。他說在廿七號演過講之後，即擬於翌日赴南京一行，可是很希望能有機會多在上海貢獻一點自己研究的熱忱呢。中山博士雖然年已近期願，居然精神鏗鏘，不怕旅途中的舟車勞頓，談了這許多話，老當益壯的精神，誠使人感到驚異。爲了不便多擾，於是大家表示感謝之後，和他道別，好讓他能多休息一會。

當我走出百老匯大廈之門，外灘白渡橋下的江水，在夕陽裏閃爍霞光萬道，使我連想起，那正像

中山老博士架着眼鏡的雙瞳下，所閃着文化智慧的光彩一樣。（新中國報）

一

轟傳了好久的日本著名學者中山久四郎博士來滬演講「孔子之教與日本之道」的盛舉，終於在昨日下午在大光明戲院舉行了。因為這問題對於中日兩國文化溝通的原則上是具有精確而重大分析的。在滬的中日兩國人士都懷着萬分的熱忱去參加聽講，當記者屆時驅車前往的時候，只見跑馬廳畔的巍峨的大光明戲院門前，擠滿了黑黢黢的人潮，擁到了廣闊的路街中間，這樣「萬人空巷」的盛況，正表演了人們對這演講表示着熱烈的企盼。

熱烈的羣衆

戲院的大門已是閉上了，因為裏面的座位雖多，但羣衆像潮水一樣擁進去，早把座位佔滿，是以被阻於大門外的中日人士也有千餘人。記者經多方設法，居然僥倖得以進去，這時候裏面會場上燈火輝煌，樓上下的座位已密

中山博士在上海



大光明戲院向外隅羣衆

陣陣的佈滿了聽衆，樓下兩傍的甬道上，也站滿了作「壁上來賓」的新聞記者與羣衆。

台上懸掛着絢爛的中日兩國的國旗；在肅穆的空氣中，日本大使館參事官田代重德氏起立致開會詞，略謂：「爲了追懷對於日本文化創造上有着極大功績的道德起見，纔主催這次演講會的產生，承來賓不顧炎熱而來的熱誠是很感謝的，尤其是今天演講的中山博士他辭去了許多約會，特地從遼遠的日本到上海來，謹向中山博士致最大的謝意……」接着仁謁可親的中山博士在熱烈的鼓掌下，偕同擔任翻譯的同文書院的山口教授到了台前「麥克風」一邊，於是攝影記者活躍起來，鎂光燈一閃一明的攝取這文化講演上空前盛況的真蹟。

講題的簡義

中山博士以清朗的聲音流播在廣大的會場上，他興奮地以「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的「不畏熱」的精神來講釋這樣重大的題目是值得我們讚佩的。他在演講的時候鼓足了健旺的精神，使每一句的涵義，能明白地深深打動着人們的心，他的講辭，略謂：「孔子的學說在東亞各國的影響很深，尤其是在日本，蓋日本向來具有「學人之長，補我之短」的風度，所以孔子學說流至日本，即被接受，且同化爲日本道德之重要輔助，日本之學者亦極崇敬孔子。孔子的主張，不論軍事政治經濟俱與日本很是相近的，例如孔子以智仁勇爲三德，可知孔子亦將武勇之道德與仁智相提並論的，故論語亦云「見義不爲非勇也」，孔子又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見孔子以爲治國除了食與道之外，兵備亦不可少，所以孔子又說：「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足見孔子對於戰爭也是很有把握的。孔子又曾竭力提倡軍備云：「善人教民三年，亦可以卽戎矣。」這種武勇觀點與日本的武勇是很近的，孔子的忠義之道與日本的君臣大義與重視「忠臣不事二主」之兩大道德同出一軌。對於經濟商業，孔子是重道

德而利輕慾，故曰：「邦有道，貧且賤，恥也。」大學上說之「生財有大道」等句，在在明示儒教之經濟論說。以上述種種，中日兩國的提攜，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都要基於孔子學說的精神上之共同點有所努力，始可達到成功……」中山博士差不多費了兩小時的時間把本題發揮詳盡，最後在興奮熱烈的情緒下，中山博士領導了羣衆三呼「孔子萬歲」而退。隨着宏亮雄壯的音樂播散而燈光漸漸暗熄下來，大東亞新聞電影的活躍映畫，呈現出猛烈的砲火，軍艦，飛機，各地的風景與動態，在那裏，使人嗅到了大東亞新生的氣息。

最後由廣田情報部長致詞，對中山博士之不辭辛勞蒞會主講，及山口教授在場翻譯，各界熱烈聽講，頗爲致謝。直至下午四時半後始散，當記者離開那裏的時候，想起了中山博士的講辭，好像有一種孔子學說指示了我們一條努力的方向，去建立新的幸福的道路。（新中國報）

三

五年來，足不履大光明影戲院之門，自從見了孔子誕辰紀念特別大講演會之預告，頗思一聽中山久四郎的「孔子之教與日本之道」一番高論。吾雖不解日本語言，好在有繙譯，增加吾聽講的勇氣。到了十二時光景，我的兒子向我說：「你如果要去聽，還是早些去：以你的安步當車，走到大光明，也許要半小時光景，恐怕要客滿見遺了。」我以爲聽講孔子之教，及大光明的座位衆多，遲一些去也何妨。却不料到了大光明門前，跑馬廳的時鐘，正指着十一時三十分，我已跨進大光明之門，果然，與我前後而來的尙有多人。及跨進池子，自後至前，自左至右，可說周游一轉，要覓一坐位，真個千難萬難，終究在最末一排，得着一席地，說來僥倖。在場的人，小至手抱的娃娃，大至盈頭白髮小帽，夾袍，至於婦稚青年，更不必說。我纔覺悟我兒子的話是對的，而我自己的見解，是犯了時代觀念的

錯誤：正爲演講之後，還有大東亞戰爭影片可看。

人衆了，又多小孩子，坐在後排的常聽到椅位起立的篤聲，小孩說三道四聲，於前面的講演聲，不無多少夾雜了，我雖聚精會神去聽，畢竟有時還聽不甚清楚，未免有負此行。

中山久四郎的演講，足足有兩小時功夫，引證詳博，說理透澈，有許多地方，使我聽了，彌覺自愧。大慨說是：孔子所說的智仁勇（按所謂智仁勇，即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及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犧牲一己，與日本尚武的精神相合。而且日本某大將常以「見義不爲無勇也」勉勵他的部屬，可見孔子思想精神深入日本人的心理。此外又談到足食足兵，及子路之勇，中山先生確乎於孔門之書，多所研讀。

其次講到孔子尊王的一番苦心孤詣，忠君思想，一一地敘述出來，以爲孔子未嘗不思將周室尊奉，世爲天下主；而以見尊奉萬世一系的皇室，及日本民族的忠君愛國，與孔教精神相符合。他還鄭重地勸勉我們中國人說：「中國雖說現在是國體不同，可是忠君仍是需要的，就是忠於國。」這是我撮述他講詞的大意。可是中國正要將忠字範圍，硬生生地緊束在「忠君」兩字上面去，而說孔道忠君爲不合於現代中國，要假此將孔教來打倒，甚至並一「忠」字也覺厭聽了，真是可笑。要曉得君字從尹從口，爲出言發令之人，並不含有帝皇臭味，淺見之徒，以「忠」爲不便，却不料中山久四郎先生倒與我們中國的孫中山先生提倡中國固有道德技能，用意正相同。諄諄地勉勵我們，這是應該接受而且感激的。

提起中山兩字，不禁迴想到孫先生爲革命而逃亡到日本的一種紀念。今日中山久四郎先生於革命易世易代，亦多所闡述，不過他自有他的立場。

談到了忠，就連帶談孝，有人說忠孝不能兩全，實則忠臣常出於孝子之門。中國人談「孝」，我



· 聽 講 者 擁 擠 情 形 ·

敢說爲西方哲學家所未嘗夢見。將孝的意義，不要說孝經一書，卽見於其他經書中，亦說得淋漓盡致。可是中國人在四十年前痛於「排外」的毒，將歐美的學說，看得半文不值，不分皂白的加以排斥。及四十年來又是中了「洋迷」的毒，不論是好是壞，只要是「洋貨」，不加選擇，都說是好的；而將自己的東西，都說是壞的，一概拋棄，真所謂發財票藏在竹筒裏，擲向河裏去，一般標新立異，自己不孝順父母，還要人家去非孝，何以要如此，以爲孝是歐美人所不談，所以要排斥，咳，你想可憐不可憐！

末了，他又談到上海是東亞大商埠，所以又談到孔子的經濟思想，如子貢的「億則屢中」及「生財有大道」一番說話，他於子貢又引出史記貨殖傳來作證。確乎孔子之道，得行於列國，子貢與有力焉，足見經濟與文化關係之密切。

總之，日本人一切做事講學，自有他中心

思想，他處處不忘記他的本位努力，他從這努力之中，發揚他立國處世的精神，這是日本民族的長處，中國民族的短處。因為中國的民族，雖說是孔道發生之國，然而見異思遷，缺乏內心的把握。中山久四郎曾引說孔子的話，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如果浮海的話，最近的國家就是日本了。啊喲，真個孔子之道，要如他所說，走到日本去了，這是中國人的恥辱！然而中國人何嘗知恥？猶孔子的道理冷擱在一邊，不識時務的要主張讀經，號稱識時務的，往往未嘗讀過四書五經，究不知什麼一回事；學時髦，拾牙慧，以爲讀經是腐化落伍的舉動。中國人號稱執中，而其思想行動，往往矯枉過直，不得中道而行之，真正可嘆！

中山久四郎又要求中國青年接受孔教的精神。說來慚愧，中國的青年，正有不知四書五經爲何物。學校中不授經書，而大學的入學試驗，偏多從經書中命題，我們只知道做教師的應該「有教無類」，却不料今日的教師，竟實行了「不教而誅」，事之滑稽，莫過於此。

我八九歲讀論語四子書，十一二歲讀春秋左傳。當時我的師兄，也爲我逐篇解釋，我也，須隔日回講，可是我絲毫不覺其好處，只覺其難處。及後入學校，又將所謂五經補讀齊全了。當時既要讀撥拉馬，又要習筆算數學代數方程式，忽忽地過去了，未嘗有回味功夫。其後出學涉世，多經一事，多歷一番，有時將論語來排遣，啊喲，真使我詫異，爲何以前不知其美，而今反覺其意義雋永，真應了孔老夫子「溫故而知新」這句話，何以他生於二千數百年前而他的話還能適用於現代社會，可見人類學術思想有變遷，而人的本性行爲還是不脫原有的窠臼，更佩服到孔老夫子，何以他短短的七十二三歲年齡，而他所說的話，真有一「萬世師表」的可能，其智真不可及了。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不要說半部，若能扼住得論語幾句話，亦可以受用無窮，這不是我恭維的話，惟有身歷此中，方知吾言之不謬，所以吾主張，凡是一個中國學生，應該讀一部論語，選讀左氏春秋，你看勳業彪炳，功烈在民

，大都是深通左氏春秋的呀！（申報）

四

自中政會一〇一次決議改定國歷九月二十八日爲先師孔子誕辰，今年九月二十八日爲先師孔子二四九三週年誕辰紀念後，全國各地均已遵照經過一番歷史考證所確定的日子來慶祝孔子誕辰了。今天雖只是八月念七日，可是在預祝孔誕聲中，由日本總領署邀請日本漢學專家中山久四博士來滬假座大光明戲院講學的一會事，恐怕早已被全上海的人所共知了。

在早一個星期，不論大衙小巷中，都貼滿了「八月二十七日（星期四）午後一時，靜安寺路大光明戲院，預祝孔子誕辰紀念特別大講演會」的紅色廣告，主講的是日本歷史學之權威者中山久四博士，我認爲如果對日本情形稍能了解的人，就不會不知道這位年屆期頤的老先生的。但在廣告上最能引起一般人注意的，還在「免費歡迎入場，放映大東亞戰爭電影。」幾天來在外面閒逛，總聽得人說：「日本一個有名的學者要到上海來演講，去聽聽倒嚙嚙，外加還有電影看。」無疑的這個消息傳播的快速，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從宣傳上說，也已經收到極大的效果。昨天，街頭四處，更添了無數白布紅字的木架廣告，樹立在通衢要道，橋堍車站，絡繹來往的行人竚立以觀的情形，造成了畸形的熱鬧。

記者到達大光明戲院時，跑馬廳的大鐘正指着一時，可是萬頭鑽動，把「大光明」門口已擠得像螞蟻般墨海的一簇，甚至南京路上，跑馬廳的欄干外，以及白克路「卡爾登」，國際飯店的附近，全擁着人，電車的鈴聲，汽車的喇叭聲，黃包車夫的吶喊聲，雖然像狂風驟雨般響着，然而被嘈雜喧天的人聲，遮蓋得幾乎沒法通過，一切都沈浸在瘋狂般熱烈的氣氛中，居然還有人叫着「勿要讓！」記

者西片斷播聲中「大光明」第一大開映「碧血黃沙」時，記者也曾顯過一次「擠」的身手，可是拿今天的情形來比較，真有天壤之別，不要說去擠了，就是在街角上站着已不住的往後退了，除掉「望門興嘆」，記者再也想不出一個辦法，不過有一點却使記者安慰的，就是上海人能將看電影的「擠」改變成的擁護學術風氣的「擠」，可說是上海有史以來最難能可貴的一個表現，如果這些擠的人真不是爲了免費看場電影的話！

記者想繞過「卡爾登」從「大光明」後面進去，但是彈子廳門前亦是人山人海，議論紛紛，都像在抱憾錯過了這一個寶貴的機會，有一個人很發噱的說：「今朝人這樣擠，大概有演講聽，有電影看，每個人還有一張米票到手！」在場的人多爲之哄然。

聞蘭亭老先生在幾個領導者後面，蹣跚前踱後，一籌莫展，像無錫人「團團轉」了幾個圈子，最後在人羣中慢慢地走過「大光明」門口，竟由左側的光明咖啡室進去了，聚集的人認爲有機可乘，一窩風的擁到那裏，可是大門緊閉，他們又像水一樣地退了下來！



• 中山博士演講情形 •

記者向看門的巡捕打聽，才知道在十二時才過一刻，場裏已經座無空際，早告客滿了，後經記者向裏面負責人說明來意，居然儼倅在擠得一身大汗以後，能够走進了後面的側門，耳邊傳來的是一陣騷擾的叫罵「開了！開了！」，引得千百人毫無目的地像無頭蒼蠅地衝東竄西一實在是在容納不下，不要亂擠——巡捕嘶聲叫喊着，然而擠的依舊在擠！

記者用盡九牛二虎之力，總算半擠半擁地進了會場，這時裏面幾無一空座，每一個都在期待着中山博士的來臨，場中高懸中日兩國旗幟，台上滿擺各界贈送的花圈，煞是美觀，一時正盛會開始，首由日本大使館田代參事官致詞，介紹中山博士不辭辛苦，應邀專程由日本啓程來滬講學，並感謝同文書院山口教授百忙之中抽暇蒞場翻譯，及聽衆之踴躍與會，繼由中山博士主講，日本之教與孔子之道，博士開首引唐詩「人皆苦炎熱，家處夏日長」二句，感謝來聽講的人，雖在夏日炎熱，仍能踴躍與會的熱忱，下面便接着講孔子的學說，孔道起於中國，後逐漸傳播，而今已遍及東亞各國，對東亞人的精神，影響頗巨，尤其在日本，孔道對每個國民，都有很深刻的影響，這是因爲日本國民素有「學人之長，補我之短」，「從善如流」的風度的緣故，後述日本，道德與孔子的學說互相輔合，由於精神上的共同點，我們不難論中日兩國在精神上的提攜是很容易的事，至於精神的共同點，其基礎便是孔子學說，由此可知，中日兩國一旦精神提攜，則必能產生偉大的力量。再述君臣大義與尚武精神，博士說孔子並不是文弱者，相反地，却很有勇武之風，這只要看「志士仁人，無求仁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兩句話，便可確證孔子不是一個文弱者了。日本的道德和孔子的精神，幾無一不相融合，中國既是孔教的發祥地，所以中日兩國的精神提攜，也是必然的發展，而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也唯有賴此精神提攜，才能愈趨融洽與團結。博士的演講，歷二小時之久，但精神矍鑠，仍一如尋常，一幅老式的深光眼鏡，象徵着博士的淵博及十足的學者風度。

今天到會的長官有日本大使館田代參事官，廣田情報部長，暨市府代表趙秘書長尊嶽，林局長炯庵等，滬上聞人聞蘭亭，也不願炎熱的到會聽講。演講完畢後，便放映大東亞戰事影片，聽衆都很留神的看着銀幕上友邦將士英勇作戰的鱗爪，最後由日總領署廣田情報部長致謝，四時餘，大會始告閉幕。記者在人叢中走出會場，腦際依然榮迴着博士的演講，同時暗自地替中日兩國國民的精神提攜祝福。（中華日報）

五

至聖先師孔子之誕生，在整個世界的文化史上，留上光明燦爛的一頁，幾千年來，歷史確是不絕的轉變，可是孔子至大至深的精神與學說，却永遠隨着時代的巨輪不住的前進，讓每一個時代的人去崇拜他敬仰他，保留着，發揚着使他永垂千古萬世不朽。

孔子的誕辰紀念日，以往是規定八月二十七日，這一次經國府明令改爲九月二十八日來舉行，今天，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爲着預祝孔子誕辰紀念，特地在大光明戲院舉行一個盛大的講演會，敦請了東京文理科大學教授中山久四郎先生主講『日本之道與孔子之教』。

初秋的涼風，撫慰着大地的人們，午後，靜安寺路上匆匆去聽講的人，比肩接踵，多迎過江之腳，大光明附近平添了一番鬧熱，日本人士都從虹口區整裝回來，一時形成了中日交歡的一幅畫面。不到十二時半，大光明的玻璃門便緊閉起來，裏面的客滿告示牌於左右分擺出來，這時候門外不能進去的中日聽衆還有好幾千人，於是便開始騷動起來，整個的大光明，被包圍得水洩不通有幾個活動份子，想得到另一個捷徑進來，但是竟被擠得找不到出路，奮勇突圍的結果，是滿頭大汗，聞蘭亭先去，欣然的來聽講，一到門口，瞧見像螞蟻般的一大羣『門外漢』亦連連的搖頭，結果他老人家畢

竟有「路」，在大光明咖啡室裏轉鋒到會場去，當時就有人想跟着聞老進去，可是終於被拒絕了。大光明彈子廳突然開起方便之門來了，可以進去的全是友邦人士，這一個消息傳到望門興嘆的羣衆那裏，一剎那間便像游水般湧向那裏去，但是，一到那裏依然門禁森嚴，有二位記者亦被婉轉的拒絕，廢然而返。

孩子與女人，佔的數目驚人，亦許就是秩序不佳的原委，她們的目的，可說是去看免費電影，幸虧沒有大羣的進去，否則又是有許多座位是被浪費了的。

會場的情形，是相當的莊嚴肅穆，中日人士的氣息在交流，寂靜的空氣中，低微的聲息偶然的有傳出來，我們使座上的客的面容看來，多半是上層階級的人士，而且佔多數的還是日方人士，這一點我們便可以知道日本之道與孔子之教的關係的深刻了。

中山博士，這一位飽學的長者，適中的身材，學者的風度，以六十八歲的高年，有如此豐燦的精神，值得我們欽敬，而且他演講的姿態相當沉重，又儼然是一位大政治家。擔任翻譯的山口教授，亦是一位知名之士，他用伶俐的口齒翻譯主講者的原在博得掌聲不少。他們二位已堪稱「珠聯璧合」。日本立國，所受孔教的影響至鉅，孔子的學說在日本是佔重要的地位，一般學者都有深切的認識與研究，在日本各地亦有孔廟的建造，這許多我們知道友邦對於孔子精神與學說，並不是崇尚空論，而是切實的模倣切實的去做到。（新申報）

六

本市日本總領事署主辦之預祝孔子誕辰紀念特別演講大會，特聘請日著名學者東京文理科大學教授中山久四郎博士演講，「孔子之教與日本之道」，於二十七日下午一時，假靜安寺路大光明戲院舉

行。本市中日各界名流暨民衆前往聽講者，擁擠異常，盛況熱烈。茲分誌詳情於次：

本市中日各界名流暨民衆，爲聆聽中山博士宏論，前往聽講者異常擁擠，來賓方面計到市府趙祕書長尊嶽，林局長炯庵，名流聞蘭亭等，及日本方面大使館田代參事官，總領事館廣田情報部長，及福間氏郭囑託等暨中日各界民衆不下三千餘人，繼復到者紛至沓來，惟因座位有限，均婉詞謝絕，鵝候門口，不忍離去，可見聽講民衆情緒熱烈之一斑。會場佈置簡潔隆重，正中高懸中日兩國國旗，左右兩傍台柱分懸大會會銜，及大會順序單，中日各界贈送之花籃供置台前，台上並裝設播音機一座，一時正，講演會開始，首由田代參事官致開會辭，繼由中山博士講「孔子之教與日本之道」，由同文書院山口教授翻譯，對於孔子學說，崇起於中國，而後傳遍東亞各國，對於各國民衆精神影響至鉅，尤以日本最爲深刻，是以日本自古至今有一學人之長，補我之短，「從善如流」的風度，此因日本之道德與孔子學說均相符合，且以孔子學說作爲基礎，始造成中日兩國精神上之共同點念。繼述及孔子學說之崇揚尚武精神外，及尊重君臣大義，重視「忠實不事二主」之大德，對日本之道德相同無異，且論中日兩國既有新精神上之共同點，今後對精神提攜，當更易融洽促進云。其間對日本之道與孔子之教闡述無遺，歷時二小時之久始畢，遂放映大東亞戰爭影片，最後由廣田情報部長致詞，對中山博士之不辭辛勞蒞會主講，山口教授在場翻譯，各界熱烈聽講，頗爲致謝，直至下午四時半後始散。

(平報國民新聞等)

孔子之教與中日邦交

陳松軒

一 專 載

孔子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在八月廿六日開蘭亭先生的午宴席上，我得有機緣晤見中山久四郎博士，衷心感覺很榮幸！

中山久四郎博士，以六十八歲的高年，不辭盛暑，從東京來到上海，努力中日文化的溝通工作，這是極有意義的。

爲了預祝孔子誕辰，中山博士定於八月廿七日在上海公開講演：「日本之道與孔子之教」。席間，中山博士和同席的諸位，差不多以大部分時間談論孔子的學說。中山博士就日本的道德和孔子的學說，作比較研究；指出中日兩國思想上，精神上的共同點，彼此進一步提攜合作是很自然而可能的。中山博士公開演講的「日本之道與孔子之教」，立論精確，引證淵博，確予聽衆以深長的啓發。

二

孔子之教，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民的道德最高準則。在日本方面呢，誠如中山博士所說：「孔子的學說起於中國，傳遍東亞各國，而他在各國所給各國民精神上的影響非常大，尤其在日本，他的影

響特別深刻。因為日本人古來就有「學人之長，補我之短。」「周王之風從善如流」的風度。所以孔子的學說傳到日本去之後，日本人毫不猶疑的，就把他接受，而不但只接受他，而且又把他同化，作為日本道德的重要的輔助。」

兩國的道德標準既然一致，那麼以孔子之教為根據，為中心，來檢討指導兩國的邦交，那是極合理而於兩國民族都有裨益的。

中日兩國，過去因為受了蘇聯，英，美的挑撥，以及其他種種誤會，以致同文同種的兄弟之邦，發生鬩牆之鬥。這是兩國的大不幸，痛定思痛，應該各自深深反省，懺悔的。

孔子說：「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現在兩國朝野既都覺悟了，那就應該根據孔子之教，彼此不念舊惡。彼此能不念舊惡，自能不相怨了。邦交敦睦，是可以預期的。

孔子說：「過則勿憚改。」

檢討過去中日兩國邦交的惡化，平心靜氣地說，不能由單方面負責，雙方都有相當的「過失」。彼此檢討，知道了自己的「過失」，就應該盡力去「改正」。

兩國相處，關係錯綜複雜，誤會的發生，有時是難免的。彼此都應該遵循孔子的教訓：「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三

記得當天宴席間，張一鵬先生說這麼幾句話：「孔子學說的精髓在「仁」。「仁」從「二人」，是成雙的。這很可象徵中日兩國唯有共存，才能共榮。」

的確，假若社會上只有一個人，那是無須道德的。假定世界上只有一個國，那也無須談什麼邦交

的。孔子見到人不能永與木石居，不能永與鹿豕遊，而必須衆人相處；衆人相處，必須有善處之道，否則就發生利害衝突。因此，孔子指示相處之道，就是「仁」。

什麼叫做「仁」？最簡單的說明，是：「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與人相處，必須互相互以「仁」相待，彼此相「愛」。國與國相處，也必須互相互以「仁」相待，彼此相「愛」。中日兩國，彼此相處之道，當然應以「仁」爲中心。明顯地說：『兩國應有「共存」的信念，才會收「共榮」的成果。』「仁」是成雙的，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頗有「孤陰則不生，獨陽則不長」的意味。中日兩國的邦交能以孔子的「仁」爲依據，兩國必能共享其利。這絕非迂闊之詞，將來定有事實來證明的。

「仁」是孔子道德哲學的中心，就是所謂「一貫之道」。怎麼便可達到「仁」的境界？那就如曾子所說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關於「忠」的解釋，孔子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關於「恕」的解釋，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看了這兩個解釋，可以知道「忠」是屬於「仁」的積極方面，「恕」是屬於「仁」的消極方面。

中日兩國因地理的接壤，自來就有密切的關係；彼此邦交如以「仁」爲中心，在消極方面，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在積極方面，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忠」。最近兩國政府一再表示彼此邦交以道義爲中心，無疑是基於孔子忠、恕之道的。

四

孔子是注重現實，不尚空談的。他說：「巧言令色，鮮矣仁！」他又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人與人或國與國相處，首貴推誠相見。加果一味好其言

，善其色，務以悅人，那便不是「仁」。

孔子又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中日鑒於彼此利害一致，已由友邦而成爲盟邦。彼此關係如此密切，那麼凡事於中國有利的，結果於日本也必有利。凡事於中國有害的，結果於日本也必有害。

現在，中國正在建國的過程中，盟邦日本，定能根據孔子的「君子成人之美」的教訓，予中國以協力。

就建設大東亞而言：中日兩國是兩大環。要大東亞共榮圈能確立確保，首須使共榮圈的兩大環都健全。所以中國必須以建國來參加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中國不能建國，就無法參加大東亞的建設工作；中國建國不能順利、美滿，就不能對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盡最大的協力與貢獻。

不過彼此協力，不在口說，不在空言，而在於實事求是。

「信」字，最爲重要。孔子關於信，一再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假定中日當局都能以事實取信於兩國人民，那末，中日兩國邦交，必能益臻美滿的。

五

禮記檀弓篇有一段記載：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

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從這一段深刻的意義看來，這婦人一家住在老虎出沒的危險區，她的舅，她的夫，她的兒，先後被猛虎吃了，而她仍不離開那危險區。就爲了這區域雖然有老虎的危險，可是沒有苛政！換言之，苛政之毒害，甚於猛虎！

現在日本當局協力中國從事建國工作，進而中日兩國協力建設大東亞共榮圈；那末，最低限度，必須做到大東亞共榮圈，尤其在中國和平區內「無苛政」。無苛政，自然會到達孔子所說的情況：

「近者悅，遠者來。」

「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大東亞共榮圈，消極方面做到「無苛政」。積極方面，應該做到如孔子所說的理想社會：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六

目前中日兩國邦交，日趨敦睦，已由友邦而成爲盟邦。誠如中山博士所說：「我看現在中日兩國除了橫的要素！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等的關係！可以有圓滿提攜的希望而外；豎的要素！歷史性的傳統的文化的關係！也是雙方自古以來都以孔子的學說爲道德的基本的關係，很有提攜的可能性。那麼中日兩國做好朋友是極自然，而做仇敵是很不自然的事情。所以我想要提倡孔子的學說，來從

豎的方面促進中日精神上的提攜。」

最近日本政府派遣到中國來答訪的平沼特使，更率直而坦白地說：「中日關係促進之根幹，乃在道義；僅恃策略或武力，實爲大謬！」

這又使我想起那天宴會時情景了。除了民國廿三年，今年是數十年來最酷熱而亢旱的一年。那天午刻，又熱又悶，忽然天上有幾朵雲，從雲裏，飄下幾點微雨。同席諸君，頓時感覺到非常地舒適和喜悅。中山博士仰起頭，看着天，看了一會，便說：「我今天帶來的禮物，就是這幾點微雨。」

在大旱的時候，看見雲霓已够喜悅了，何況飄下微雨呢！

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願中日兩大民族以此互勉！

10

500022

10

500022

☆